

名家讲堂

探寻细节的魅力与张力



王选,甘肃青年作家,著有散文集《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》、小说集《彩虹预报员》等。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敦煌文艺奖、长安散文奖、黄河文学奖、林语堂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2023年10月,被评选为首届甘肃散文八骏。

王选

我当过十余年电视记者,摄像是电视记者的必备技能。可我学的是中文,起初压根儿不懂摄像,甚至连摄像机都没摸过。干记者后,我就在实践中摸索、学习。镜头是电视新闻的语言。在摄像中,镜头有不同景别。景别是指在用一定的焦距拍摄画面时,因镜头和拍摄对象之间距离远近不同,而造成镜头呈现出的画面大小不同。距离越远,画面范围越大,景别越大;距离越近,画面内容越突出,景别越小。通常,景别可分为远景、全景、中景、近景、特写。

我开篇就谈及摄像,并非跑题闲扯。我发现,景别拍摄和文学写作一样。整篇文章,我们可以看作远景;而故事梗概,我们可以看作全景;段落等可以看作中景、近景。显然,文章的细节就是镜头中的特写。

在拍摄中,我喜欢拍特写,同事还专门提醒我,要多用其他景别拍摄。我为什么喜欢特写?因为特写可以展示细节,可以呈现局部,可以表达拍摄对象的特征、情感和心里,可以增强观者的视觉冲击,也可以控制和调节叙事节奏。这一点,跟文学创作中对细节的使用完全一样。

好的细节是文章独特的面貌

我曾经多次到学校给学生讲作文,我说作文要写出人或事物独特的面貌。我就举例子:每个人的爸爸都是男性,有鼻子、有眼睛,可在人群中,你之所以能认出你的爸爸而没有把其他人当你爸爸,是因为你知道,除了人的普遍特征之外,你的爸爸还有他的独特性,比如梳三七分头发、戴黑框眼镜、下巴有一颗绿豆大小的痣、伸直脖子有鹤立鸡群的感觉……正是这些独特之处,或者说细节,共同组成了你的爸爸。你认识他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来判断的。

文学也一样,我们说谁的文章有特点,有辨识度,其实是在说他的文章有独特之处。这些独特之处一般来说是通过细节来展示的。孙犁在小说《荷花淀》中写道:“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?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?不知道。只晓得,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,全淀的芦苇收割,垛起垛来,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,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女人们,在场里院里编着席。编成了多少席?六月里,淀水涨满,有无数的船只,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,不久,各地的城市村庄,就全有了花纹又密、又精致的席子用了。”这就是孙犁的细节,把两个数学问题写得如此生动。在每个人都司空见惯的文字中,它之所以是孙犁的文章,而不是其他人的,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处细节,形成了个性化的文学面貌。

在文学创作中,细节还是文章的性格,或者说脾气。人问其性格如何,我们说其开朗活泼。但这些词语过于抽象,不直观,唯有举例说明,比如说他爱唱歌,有次聚会,他一个人从头唱到尾,嘴皮子都唱麻了,直打哆嗦。有了这个例子,这个人的性格就鲜活起来了。而这个例子,说的就是他在生活中的细节。换句话说,细节让他鲜活起来。

记得读汪曾祺《葡萄月令》一文,颇为惊喜,感佩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葡萄细节的呈现。他写:“浇了水,不大一会儿,它就从根直吸到梢,简直是小孩喂奶似的拼命往上吸。浇过了水,你再回来看看吧:梢头切断过的破口,就咕嘟地往下滴水了。”从小孩喂奶到水滴咕嘟,作者对浇水后葡萄的情况细细写来,如此生动,又如此充满温情。他又写道:“下过大雨,你来看看葡萄园吧,那叫好看!白的像白玛瑙,红的像红宝石,紫的像紫水晶,黑的像黑玉。一串一串,饱满、磁棒、挺括,璀璨琳琅。”人人皆吃葡萄,而如汪先生这般悉心观察雨后葡萄园,又能描写如此精

彩者,真是寥寥。他写雨后葡萄,如白玛瑙、红宝石、紫水晶、黑玉,颜色、形状极为生动,葡萄跃然纸上,也让人仿佛置身果园中,好想伸手去触摸那一串串葡萄。这样的例子,在文章中比比皆是。从一月到十二月,正是一年中关于葡萄种植、培育、养护、采摘、贮藏、留种的细节,形成这篇文章的性格或脾气。它娓娓道来、温文尔雅,又鲜活有趣、生意盎然,如流水般沁人心脾,也叮当有声。这和汪先生性格又那般相似,真是文如其人。

好的细节赋予文章持久的生命力

人生在世,不过几十年,欢喜而来,悲怆而去。前些日子,我有亲人去世。她常年生活在城市,我见她不多,回想起来,可谈之事也寥寥,但有件事,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十多岁时,去她家走亲戚。那是冬天,她切橙子给我吃。她切橙子不是竖着切,而是横着破成两半,再一切四瓣。她悉心将橙子瓣摆入盘中,如出水莲花,端给我吃。我看到她素净的指甲缝里沾着橙子的汁液。如今,她已离世,每想起这件事,就让人伤感。人一辈子,看似漫长,但当我们怀念她时,发现怀念的就是那几件事。这几件事,其实就是她一生中的几个细节。祖母一生多苦难,对我们儿孙又倍加爱惜。她总是将梨子、蛋糕等别人送来的东西,用藏蓝粗布衣襟的衣襟兜着,颤巍巍地拿到我家,给我们兄妹,她自己舍不得吃。祖母临终前,正是腊月,她给祖父说:“过年了,煮一锅肉,把几个孩子叫来,一家人热腾腾吃顿肉。我的娃,都是些馋娃。”这件事,成了祖母遗愿,她走于天寒地冻之日,没有和孙辈们在一起。每念及此事,我都潸然泪下。这是她一生中让人伤感的细节。

文学也是如此,一个作家一生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作品,我们能记住的就是那不多的几篇,甚至是不多几篇里的那几处细节。这些细节,我们一直记着,它们是文章的生命,能长久存活下去。有些小说,故事的主人公名字、故事轮廓都有些模糊,但有些细节一直让我们记着,生发出的魅力将长久存在,像青草一般。

归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文末写道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年少时学此文,觉得这几句无非叙事,平平无奇,如今已过而立之年,经历了几番人世沧桑和生离死别,便觉虽寥寥数语,但意味深长。我常常默念这几句,每次念起,总会想起枇杷树下,佳人故去,然时光恍惚,此去经年,真是让人无限怅然,悲从中来。我无法背诵《项脊轩志》全文,但对这几句牢记于心。就整篇文章来说,这就是细节的力量,它犹如那枇杷树,在一代代读者心里生长着,有无限的生命。

好的细节需要观察、想象、修饰和营造

细节是什么?细节是文章的榫卯,是文章的瓦片,是文章的色彩,是文章的门窗。没有好的细节,就没有好的文章。

文,即纹,纹路、纹样、纹饰,重在表象的样貌和修饰。章,有章法、秩序之意。既然是文章,就要讲究章法,在章法中经营详略。详即为细节。文章的详略至关重要。略要像山顶松柏,稀疏几棵,大风过境,毫无遮挡;详,就要写足细节,就要写到密不透风,让人读来呼吸紧迫、心跳加快。

写作中的细节从何而来?

首先是观察。观察生活,观察他人,观察自然,甚至观察世界的背面。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,但是对于世界我们仅仅是看见。看见跟“吃饱”一样,只是浅层次的。观察才是高级的,观察跟“吃好”一样,让我们对世界拥有深刻的认知。只有观察,才能得到细节,否则,只属于走马观花、泛泛而谈。

其次是想象。我们眼睛难以抵达的地方,想象可以替我们涉足。要写好细节,想象也很重要。当然,我们需要的是文学的想象。文学的想象犹如变幻不定的一匹马,用一对蹄印丰富着世界的边界。

此外,如果仅仅将观察呈现于纸上,那就过于简单。我们需要对细节进行文学的修饰,提升细节的境界和表现力。就如同镜头语言中的特写,只放大局部自然是不够的,还需要借助明暗、对比、层次、构图等技法,更好地展现局部。这和文学细节的修辞道理相同。

最后,则是营造。细节不是堆砌,不是照本宣科。每处细节描写,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文学意义的,是为文本服务的,如同人的眉毛、耳朵、脏器等,没有多余,也不会多余,它们都服务于身体。所以,要匠心独运,用细节体现审美惊奇,达到计白当黑、意犹未尽的效果,让读者一见倾心、兴味无穷。

关于文学的细节,一言难尽。作家张楚说过:“短篇小说是深夜的一声叹息,是抹香鲸在月光下跃出海面的一瞬,是骆驼穿过针眼安全抵达沙漠的过程。”细节亦可作如是观。

好的细节在哪里?在文章的细微处,在闪亮处。

作品赏析

运河

田若冰

母亲一遍遍在运河走过
又走回,有时身上背着粮食
有时带着我
河水涨了又落,目送
新人和旧人
也默默吞咽落日
一条大船已经破旧,躲在河面一角
长长缆绳不见踪影
不见摆船老人
代替他们的,是一座新式浮桥
每天走着车辆和行人
母亲见过浮桥,也走过
一串串泥泞脚印
被海鸥衔着
飘在半空,成为云朵
或者日月的一部分

在上世唯有爱是进攻,其他都是防御。一个人的心里有什么就会看到什么,比如作者看到的运河、落日、粮食、云朵,都成为母爱的一部分、永恒的一部分、诗歌的一部分。诗人由点及面,由近及远再将镜头上下推移,一幅完整的运河与母亲的画面呼之欲出。

(赏析 胡茗茗)

丢在时光里的伞

陈丽

雨落着
在那个,夏日的午后
两三朵粉荷
开在淡蓝色伞面上
雨花,开在荷叶上
与荷叶下躲雨的鸳鸯上
在这狭小的空间里
它们紧挨着
如同伞下的我们
心与心贴得那么近

以至于多年以后
那把伞
那个撑伞的你
那个提着裙子的我
一直行走在雨里

爱是青春,爱是记忆,爱是雨中的你我。每次落雨,都会情不自禁回想起当初的情形。这是生活中大多数人熟悉的场景。所以,多年以后,那种记忆和温暖,都会一直在时光里闪烁并且刻骨铭心。

(赏析 黎杰)



扫描二维码加“燕赵晚报”
公众号发送“培训”报名。

文学培训招生邮箱 715093303@qq.com